

趙生底煩惱

許欽文著



六月七日

我和石英初戀的時候，雖然並沒有推測定結果究竟怎樣，但是實在萬萬意料不及，到了現在會成這樣的局面。

如果她能明言決定不再和我愛好，我們不難離開。如果她已毫無真意對付我，就是她不肯離開我，我也會遠避她的。現在實在是死不死活的情境中，我氣急起來表示要和她訣絕，她就多方和我說好，等到我氣一平，她又老脾氣發作。

我們現在會到這種地步，石英也很知道，這是因為她又愛上了振東的緣故。她說她底所以要愛他，實在是我使然的，這我委實難以絕對否認。但我為什麼要這樣？是不是由她使然的？她雖不肯承認，但也不能完全否認：有時她也覺得不能夠長此以往，又覺得難以挽救，於是恨到振東，以為只要沒有他就好。但他是因為來看我才給她認識

的。如果我不到學校裏去教書，我也就不會認識他了。來看我的人很多，她爲什麼偏愛上了他呢？其實這裏面有着許多問題，決不是完全由於哪一個底單獨不好的緣故。

如果振東是個强有力的情敵，我可從他設法解決。或者把石英完全讓給他。或者和他理論，不准他再和石英來往。或者索性激烈地決鬥一場。但他在我底學生中原是算是弱小的一個，而且並不明白我和石英間關係底真相；我和石英並沒有過正式結婚的宣佈，在他看見的時候我們總是各在一室的。

結婚完全廢除儀式本以爲是澈底的辦法，石英和振東原都是自己教了多年的學生，我還有什麼話可以說呢？

戀愛底滋味總算已經嘗過了，只得且看以後怎樣變化，終於怎樣結局罷。

六月十二日

自從前天下午起，石英老是現着愁容獨自沈默着。而且不時地眼珠輪向着上地出神，似乎正在靜聽什麼。門鈴一響，她就高興起來趕出去開門。來人進來了，她却失意地退進房裏去了。直到昨天下午接到了振東給她的信，她才把愁容改爲得意的神氣。

她把振東給她的信當我底面看了好久，又去獨自地看了好久。她以爲我並不知道她在重複地看信，故意做出種種花樣來。其實我早已覺得。我知道她還在看他以前給她的信，在假作着整理衣箱的時候。

看了信她重行沈默起來，不過似乎正在思索什麼了。

到了晚上，我剛睡去，忽被打開房門的聲音驚醒了。睜眼看時，她底背影正在門口消失，知道她爲着什麼出去了。過了好久仍然不見她回來，我出去探看，原來捏着鋼筆幹她正在用勁地寫信。

「念麼起來了，你不是已經睡着了麼？」

看見了我她連忙把信紙上底字用手按住，却做出並非是故意的神氣，仰起頭來怯然地說，現出正在忐忑的神氣。

「寫給誰的？」

「問做什麼呢？就去睡罷，我也就來了。」

說着她放下筆幹，不絕地揮她底右手，表示希望我就退回。

「何必在這種時候寫呢？此刻不是夜已很深了麼？」

「從前給你的信也都是這樣地寫的呢，到了這種時候才靜，才寫得好呢，不要再多說了罷！」

說了，她仍然不絕地揮她底手。

我看了她底神氣，覺得難以打斷她底工作，也就不忍打斷她了。可是回到牀上，一時再也睡不着。胡亂地思索了一陣，忽然悟到情書

原是她底惟一的創作，無怪也要到了深夜才能寫得好。可是她這信明明是寫給振東的，不免使我懊惱。然而她底剛才的懇摯的神氣又使我想原諒她。

但是騙得不久，我又得到一種新的覺悟。這到今天我仍然很以爲然。就是石英愛寫情書，接不到情書就要難過，這倒確是由我使得她這樣的。自從我們入戀以後，我就要她天天給我寫情書。是的，她底國文於給我寫情書的時候才認真地用了功，這可由我拏出她寫給我的信來證明，前幾封是錯字很多的，幾乎每張信紙上都免不了白字，後來不但字句流暢起來，思路也很清楚了。三天不見她底信到就要迫切地催促她，自己也是接連地寫給她甜蜜的信。

情書是什麼？青年接到情書的時候心弦是怎樣的？在情書中表示愛情固然比用言語來表示可以格外詳細，周到，而且可以自由地幻想

未來的幸福。

情書不是敷衍地寫成的平淡的東西，寫一封就須進一層。所以，多少哲理是從情書中出來的；多少真理是從情書中發見的；多少文學家由寫情書而成功；多少頭腦因寫情書而精密起來。

一經結婚，情書就告終。現在我已讀徧了石英底組織，她也已讀徧了我底。我已看穿了她，她也已看穿了我。我們間再也不能相互找出神祕來了，怎再寫得成情書？這在石英好像早就感到，她底那天的話實已表明了這一點，她說：

「你想不許我寫信給振東，難道再來寫情書給你？試問你還能夠寫情書給我不能？我寫信給振東原是爲着他底回信呀。我實在不能夠天天整天地沈悶着。」

是的，她實在已經受慣了拆閱情書的強大的刺激，是不能平淡地

生活的了。譬如抽鴉片煙的，既已抽慣，斷不能一旦就斷癮的了。我原是因為疲倦充滿了全身，恐慌麻木了感官，所以一時不覺得怎麼了的呀。

如果我用強力去禁止石英和振東通信，那末我實在是太欠明瞭的了。但是，她既不絕地和他通情書，她底心就專歸於他，對我不免凡事敷衍的了，所以我如不是用勁地使她注意，她是不會提起精神來對付我的了。我是只有她底軀殼了，這還有什麼意思呢？

假如到了這時我們還是沒有結婚，仍然繼續通情書，那末我們底情書大概是很可觀的了。但這有什麼可以懊悔呢，剛結婚的時候我們實在是十分地滿意，覺得非常甜蜜的呀。

戀愛是什麼？原來好像喫螃蟹。初戀的時候可比是在喫蟹斗，無論是尖的底還是圓的底，肥的底固然滋味濃厚，瘦的底也是很鮮美

的。一經結婚可算已在喫蓬頭。一喫到腳，實在已是一棄之不甘，食之無味」的了。雖然肥大的蟹也還有味，但那有幾回可以碰到？

現在我和石英間底關係，好像是正在喫細小的蟹腳了。

六月十八日

今天振東來訪。他先到我底房裏，談了一陣才轉到石英裏去。他對於我一向很拘敬，仍然聲聲口口地叫我做先生。他原是專來看石英的，或者是來赴她底約會的。但對於我好像是特地來看我的樣子。他轉到她裏去的時候，向我的表示似乎是無非順便去看看她的。

或者他正在得意，以爲假裝得得法，可是我早已明白了他這用意了。

他不會明白我底當時的心緒罷。石英在他底面前必更極力地隱瞞她和我兩人間關係底真相，說是一心對付他的罷。他大概以爲我和石英雖曾親近過一時，現在已很疏遠了的罷。

他以純潔的情去和她戀愛，却受了許多欺蒙，我很爲他表同情。石英底心理我也很諒解，但我究竟喫了她底不小的虧。振東大概

以爲他和石英戀愛並非有害於我，這從他對於我的態度仍很自然也可以看出來，但我實已受了他底很大的影響。人間的事原是這樣的麼？

振東在石英底房裏坐得不久就回去。臨走又來和我告別，神氣很是慌忙的樣子。我想他大概剛被石英擁抱了陣，青年初次接觸女性確是容易失掉常態的。可是石英底神氣顯得很是失望，使我疑惑到渠們已經發生了什麼爭執。

我和石英同道送着振東走出門去，他離開了門走得不過五六步，就回轉頭來看我們。走到轉彎的時候迅速地回望了好幾次。石英只是一眼不瞬地看他底後影，已經看不見他了，她還是停着眼睛注視他底影子消失的地方。

我曾經有過許多次像振東地回看石英，却不曾看見過石英注視我

底影子消失的地方時的神氣。我看了她底這種神氣，立即回憶起我由她送走時的情形，覺得那時的我實在可以得意，可以使人羨慕。往時我這樣地回看石英的時候送我的總是只有她一個人，但是，現在從渠們於無意中流露的情緒看來，渠們何嘗覺得我正在她底身旁站着。

「怎麼樣？」

回到室內我不由地這樣探問石英。

「有什麼怎麼樣呢。」她用失望的口氣說了，也就現出失望的神氣來了。

「他給你做了些什麼？」

「有什麼呢，他簡直連普通話也不多說。」

「你給他呢？你是——難道你還肯錯過機會？」

「我也一點也不怎麼，我對他也毫沒有怎麼樣。」

「老實地說說有什麼要緊呢，既然明眼看着你們幽會了，我難道還會怎麼樣？」

「真地一點也不怎麼，說起來實在可笑，他老是害怕呢，非常地害怕呢，只要窗外面發生一點點的聲音，他就要坐立不安起來，以為就有人要進來了。我再三地給他解釋，說是一定不會有人突然進來，但他好像都沒有聽到呢。我想把房門關攔。我說門上了門就是有人要突然進來，也得先行打敲了。他又堅執着不肯。我實行關上了一次，他連忙趕去打開，還說如果再關他立刻要走了。終於他坐不到多少時候就回去了，你看，不是停得只有一刻多鐘的樣子麼？」

「終於有沒有什麼肉的接觸呢？」

「一點也沒有。」

「不曾擁抱麼？」

「不，不。」

「也沒有接吻麼？」

「沒有，沒有。」

「連手也沒有握一次麼？」

「都沒有，一點也沒有。」

「怎麼他信裏說是要來和你親嘴，什麼『你底嘴唇甜而香』，要和你緊緊地擁抱，什麼『你底身子溫而柔』，那天你給我看的他給你的信裏不是這樣地說麼？」

「是的，可是他接近了我只是害怕，非常地害怕。我問他，『你究竟害怕什麼呢？』他不做聲，只是紅着臉搖搖他底頭。我稍微走近他一點，他就亂搖着手表示拒却，好像正在被誰監督着。」

「那末他做些什麼呢？總得有點舉動的？」

「說給你聽或者不相信，他老是仰着頭呆看天花板。問他一聲總只是『唔』地回對，問他兩三次才勉強地回答一次。後來索性站到房門口去了，還老是頭向着外呢。偉唐，你大可以相信，我和他實在還沒有過肉的接觸，你千萬不要多猜忌，也無須過慮，他實在只會在信裏面寫寫，還什麼也不敢實行動手呢。」

我回想到了振東底往常在學校裏時的行為，以及自己底在像他底年紀時的心理，就以爲石英這些話並不是謊的。

六月二十日

一早起來石英就接到振東給她的信。

她說他在信裏說是非常懊悔，覺得對於她的態度不應該像前天地強硬。但是他對她實在只有好意。所以那樣強硬，原是一則因為素性如此，二則是擲重渠們底前途，希望她原諒他。而且他打算以後注意更改。所以她仍十分滿意他。她又把他底信給我看。可是由我看來，他在信裏所寫的並非全像她所說的，有幾處簡直意思恰恰相反。他底信中的話我實在看不大明白。振東底國文程度在我底學生中原是和他底身材成正比例的，可謂所謂辭不達意。更使我覺得含混的是用着許多「•」的地方：

「我……………實在你……………一定……………我們應該……………」

……………趕緊趕緊……………

「我們……希望……好好地……好好地……

……好好地……

「可是……難道……」

這些地方我連看了好幾次，終於斷不定他底本意究竟是什麼。但是石英以爲已經一目瞭然，認爲很是滿意的了。

我想一個人底美醜和好壞原沒有一定的標準。每個人都有一個理想的完人。所謂完美無比的戀人，原是因爲這本體中有幾點符合了自己理想的配偶底某幾點，就以爲兩者完全一致了的東西。現在石英和振東，正在這種情形中。等到接近以後，明白了對方底真相，就難免發生爭執，因爲對方不能符合自己底理想的完人，就是打破了好夢，是非常難受的。現在我和石英間的好夢正在相互攻破。由此可見戀愛原靠神祕性成立，各不使對方明瞭自己底真相才能久戀。石英去